

中国
文化
知识
大观
园

文学
艺术
卷

辽海出版社

雕塑艺术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 主编



• 中国文化知识大观园·文学艺术卷 •

雕塑艺术

(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 主编

辽海出版社

份毕竟有很大的区别。古代的雕塑匠师们对这类关键性的处理是决不疏忽的。因此，麦积山第5窟唐龕中这一胁侍菩萨的手被表现得既柔润温软，又纤腻秀丽，好似一只少妇身份的纤手，与应该表达出健美气质的佛手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又著者1939年在昆明温泉附近一古庙中，也曾拾到一只可能属于唐代的木雕佛手，所表现的肌肉美，不下于以上两手。我们仅从这类不同身份的手的形态上，就可以鉴赏到唐代雕塑的现实手法，确有独到之处的。

龙门石窟唐代石雕像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按照地理环境，应是自西而东又自北而南，因而佛教石窟造像的发展，也是由新疆经甘肃、宁夏而陕西、山西、河北，辽宁、山东、河南，然后再经四川向南发展，但在石窟创始期的十六国南北朝时代，尚未达到普遍发展的程度，所以在内地各省，仅有北朝京城所在的山西、河南以及附近的辽宁留有石窟遗迹。到了隋唐时代，石窟不仅河南、山西，此外陕西、河北、山东以及四川各地也多有营造。可是在河南的唐代石窟雕像，主要集中在龙门一处，并且几乎形成为全国性的唐代石窟雕刻的中心地。当然，在龙门之外，河南也还有不少的小型窟龕雕像。

洛阳由于是唐京城的陪都（东都），也是当代上层统治阶级游乐之地。更因初唐时代，如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都大力提倡佛教，太宗晚年，竟因服婆罗门神药而致死。因此，洛阳龙门，不仅是北朝时代佛教石窟中心，在唐代也更形成为一处佛教圣地。龙门石窟群中规模最大的崖龕“奉先寺”，就是在高宗李治时代开凿，并由皇后武则天“助脂粉钱二万贯”雕成的。

在龙门现存的两千多个大小窟、龕中，除一部分属于北朝开凿的以外，几全是唐代两个多世纪的雕刻工程。尤其初盛唐时

代，可说是龙门石窟兴建的最盛期。除著名的“奉先寺”外，其他的唐窟，布满了龙门的東西两山。

为了能对于龙门石窟造像作全面了解和比较的研究，特列举包括北朝在内的龙门大中型窟龕的名称顺序，特别在北朝窟龕名前加号以作区别。

(一) 龙门西山由北往南：

潜溪寺窟 初唐高宗时期，窟中无造像纪年；

宾阳北洞 初唐前期，窟北壁有贞观十五年（641）、二十三年（649）造像铭和续修窟题记；

宾阳中洞 北魏从景明元年到正光四年（500～523）历时二十三年始完成；

宾阳南洞 隋和初唐，窟北壁有大业十二年（616）和贞观十五年（641）魏王李泰造像铭（褚遂良书，在窟门外）；

敬善寺窟 初唐，窟门外南壁有显庆三年（658）麟德元年（664）造像铭；

摩崖三佛龕 初唐；

双洞 初盛唐，因二窟并列而得名，北窟外壁有垂拱三年（687）造像铭，另在窟壁有开元五年（717）造像铭；

万佛洞 初唐，因窟壁满雕千佛并有永隆元年（680）一万五千躯造像铭；

清明寺窟 初唐，因佛座前雕有双狮故名狮子洞，又因窟门外壁雕有方塔亦称塔洞，窟壁有上元二年（625）和仪凤三年（678）造像铭；

惠简洞 初唐，窟壁有咸亨四年（673）长安法海寺主惠简开窟题记；

老龙洞 初唐前期，因窟旁有老龙泉得名，窟壁有贞观十二年（638）造像铭；

莲花洞 北魏，窟中龕像题铭从正光二年到永熙三年（521

~534) 十多年间所凿造;

石牛溪龕群
北魏, 因就石溪口的两侧开凿很多的小龕, 山洪暴发时轰声如牛吼而得名, 小龕中有北魏正光造像铭;

普泰洞 (十四窟) 北魏, 因窟中造像题铭仅有普泰元年 (531) 一处而得名;

赵克师窟 北魏, 窟壁刻有孝昌、永熙造像铭, 也有唐代龕像;

破洞 (破窟) 初唐, 因窟未完成窟内凹凸不平而得名, 窟壁有贞观, 显庆、龙朔等造像题铭;

魏字洞 北魏, 窟壁刻有孝昌, 正光造像铭;



云冈西部小龕坐佛

唐字洞 东魏、西魏，窟壁刻有东魏天平和西魏大统造像铭，同时有唐人续造的像龕；

奉先寺摩崖大龕 初唐，亦称九间房。又名九龕洞，实为摩崖雕像，从主佛卢舍那佛佛台下所刻题铭，知为唐高宗和皇后武则天营造于咸亨三年（672），至上元二年（675）完成，共历时三年余；

药方洞 北齐，窟门刻北齐武平六年（576）的药方多种；

古阳洞 北魏，窟中最早的造像铭是太和十七年（493年）最晚的是永熙二年（533）；

王祥洞 西魏，窟壁有大统造像铭；

火烧洞 北魏，被大火烧过，造像已毁，窟壁有正光，永熙造像铭；

石窟寺窟 北魏，窟门入口刻有孝昌三年（527）皇甫公石窟寺造像碑；

路洞 东魏，窟壁题刻“大好也”亦称大好也洞，有东魏造像纪年；

净土堂窟（浮图洞） 初唐，窟壁有延载纪年；

龙华寺窟 北魏，窟壁有北魏“龙华寺”题铭；

极南洞 初唐，窟壁刻有延载造像铭；

以上28个窟龕开凿在龙门伊水西岸（西山）一边。

（二）龙门东山（亦名香山）由北而南：

四雁洞 初唐；

莲华洞 初唐；

看经寺窟 初唐，天授元年至长安四年（690~704）；

万佛沟 唐代，沟洞内无名窟龕甚多，其中一较大窟为香山寺僧惠澄修造；

擂鼓北洞 初唐，同看经寺窟；

擂鼓中洞 初唐，同看经寺窟；

擂鼓南洞 初唐，同看经寺窟。

以上7个窟龕开凿在伊水东岸的香山一边，顺序也是由北而南。

在上述35个大中型窟龕中，除属于北朝开凿的十四个以外，全属唐代，而且多数是属于初唐时期开凿的。前已说到，由于这一阶段延续了近一个世纪之久，如从雕塑造像的造型风格上说，其间有着很多的变化，大致说来，在初唐前期即高祖武德和太宗贞观的三十多年间（618~649）仍属创始阶段，在造像风格上尚多少带有北朝晚期以及隋代的一些审美观点。到了高宗永徽、显庆（650~661）及其以后的七世纪下半叶，即逐渐形成了唐代所独有的时代风格，显示出盛唐前期雄伟瑰丽的气象，既劲健有力，又气魄宏大，富有活力。表现在象征女性的菩萨形象上则是既庄重而又活泼，给人以亲切近人，但又多少带有神秘的感觉。在龙门，初唐第二阶段多已呈现出盛唐类型，这一时期的造像，是美不胜收的。如就雕塑的艺术性来说，大的窟龕中固有佳构，即无名小窟小龕中，甚至在某些窟室角落或门边也偶有出色的优异制作，有的仅仅雕出一躯形态完美的菩萨像，其雕工的精致不亚于大窟大像。概括来说：在总的造型风格上，龙门石窟的唐代佛、菩萨雕像与敦煌、炳灵寺、麦积山，特别是天龙山石窟造像，有很大的区别。龙门的唐造像，形象比较庄重，没有那种近于浪漫式的形态的表现（仅有极少数菩萨像例外）。这可能是因为佛教经典的体系不同，同时也可能由于洛阳是当时东都京城所在，为一般观瞻所系，更或因地区风尚不同，因而雕塑匠师们的审美观点也有不同，以致雕像的造型风格也就有所不同了。

现就龙门初盛唐时期的造像作一概述。

潜溪寺、宾阳南北洞和敬善寺窟初唐时期的雕像

龙门唐代雕像，就其具有代表性的作即品伊水西岸的西山北段的一些窟龕来说，首先应为开凿于初唐高宗时期的潜溪寺窟，

窟属大中型，窟室广约10、深约7、高约9米，窟顶中央雕为大莲花，但因上部山石渗水致使窟顶已结成很多石乳。全窟七尊像布满左右后三壁，罗列整齐，显然是一次雕成，窟壁间未见有续雕的小龕。主像弥陀佛趺坐后壁中央，高约7米，左右迦叶、阿难二弟子，观音、势至二菩萨和护法二天王则分立于左右壁。全窟造像除左右壁菩萨像下肢稍嫌短肥以外，其他各像尤以中央坐佛“身体各部比例匀称，面部饱满丰润，胸部高高隆起，神情睿智，富有浓厚的感情，是一个性格化了的艺术典型……”。“就整体而言，潜溪寺造像在龙门的唐石刻中，是臻于成熟的作品，就是在整个龙门石窟中，也是不可多得的佼佼者。”实际全窟室的造像，多气魄宏大，比例适称，衣纹简洁，脸型及体躯饱满圆浑，两胁侍菩萨的脸型尤为俊美，从颜面到胸、腰，形成优美的曲线变化。表现了初、盛唐时代菩萨像的特有造型。二天王也怒目作势，特别突出了护法驱邪的主题。总的来说，潜溪寺窟的七尊造像，既体现了“初唐的典型，同时也是初唐的杰作，无论从技法、衣纹、比例等来看，都显示了大作家的风格。”从龙门石窟的唐代造像比较来说，也确是如此。因为它与奉先寺造像有很多类似之点，很可能为同一时期并且出自同一批高明雕工之手的杰出作品。

宾阳北洞位于潜溪寺窟的南邻，乃宾阳三洞之一。窟室平面比潜溪寺略大，造像布局则略同于潜溪寺窟，惟中央坐佛，形体显得臃肿肥矮，远不及潜溪寺窟的适称，且衣纹雕法也粗简拙劣，两眼大而无当，佛的背光作粗略的莲花，唐草及火焰纹，雕法也很粗劣，且已剥蚀模糊，左右二弟子、二菩萨，在身段比例上虽有类于潜溪寺，但菩萨像下部躯体仍短，只是面相颇具有优美的造型，从佛、菩萨的衣饰装扮看，虽类于初唐的制作，而在雕刻手法上，就远逊于潜溪寺了。

由于宾阳北洞的窟室是与中洞、南洞同时开凿的，洞内的天

花和地面装饰雕刻也都有些类似北魏时代的中洞，即洞顶中央雕出大莲花，周围绕以飞天，地面也雕出莲花纹“地毯”。因此有人推断这应是与中洞同时的制作，只是未及完成洞窟中的造像即因故中止，到唐代才雕出了现有的七尊像。

再就北洞与中的外形来看，虽然都雕有尖拱式的火焰纹门楣，但雕刻手法很不相同，北洞粗劣，几不类火焰，又门洞内侧中洞雕有莲花化佛及供养像等，北洞则空无所有，反之北洞的洞门门限雕出莲瓣唐草，中洞则无此纹饰，凡此种种不同，都可为不同时代凿窟的明证。

从宾阳北洞经过中洞进入南洞，南洞是与北洞的大小形式相类，平面接近方形的洞窟，窟内造像布局也相类似，只是一佛二弟子二菩萨的五尊像都雕在窟的后壁，在左右窟壁多雕为大小佛龕，密密麻麻，不可数计，其中有些小龕，还题刻隋开皇及大业年间的造像铭记。但就主佛和胁侍菩萨像的造型风格来看，与北洞的同类制作相比，虽然在姿态上显得完美，但比之潜溪寺窟中的佛，菩萨的形象又感到有些古朴呆板，脸型和体躯神态也显得生硬挺直。因此可以断定，宾阳南洞的主佛和胁侍等，有可能是初唐时期仍未脱去隋代造型风格的作品。就窟门外壁雕有形体高大的《伊阙佛龕之碑》所记皇子魏王泰为其母文德皇后造佛修德的事实来看，宾阳洞的造像显然是与此有关的。

由于文献记载，北魏王室的高祖文昭皇太后和世宗皇帝所营造的石窟三所，一般公认即是现在的宾阳三洞。如此，三洞应同时为北魏所开凿。但就实际情况说，第一，南北洞的全部雕像无一躯属于魏作；第二，再就三洞的窟形作一比较，窟内开凿的形式虽有些接近，但在窟门布置上，中洞的窟门外左右雕有护法天王和犍陀罗——希腊式石柱，以及门拱壁下部的浮雕天王像而南、北两洞就未见有这些雕像。这也足以说明南北两洞不是与中洞同时开凿的。

与宾阳三洞相邻的是敬善寺窟以及附近的摩崖三尊像，也都是初唐时期的制作。所谓敬善寺，是因窟门外北侧刻题有李孝伦撰敬善寺造像铭而得名。窟内雕出中央主佛和弟子，胁侍等十五尊像，这是唐代在佛教造像上最复杂的布局形式。造像的年代，从敬善寺造像铭属太宗时代来推测，应为初唐贞观年间的作品。造像风格，从衣纹流畅写实的手法来看，也是与年代符合的。

在龙门西山的一些初、盛唐窟中，往往是圆雕和浮雕相间。最典型的当为敬善寺窟所雕的十五尊像，除中央大坐佛为突出的圆雕而外，其他二供养，二弟子（迦叶、阿难）、二供养比丘、二菩萨（观音、势至）、二护法天王、二守卫力士、二侍从菩萨，以圆雕与浮雕相间并且左右对称的形式列置于窟室以及窟廊的两侧敬善寺的雕像，不仅在内容上丰富多样，表现形式变化多端，甚至体积大小亦相当悬殊，而龕像的神光也是圆拱形与莲瓣尖拱形相间。窟顶浮雕大莲花，四周雕飞天八身，在窟顶天花与窟壁造像神光的空隙，则满雕坐于莲花上的形态不同的小佛像，有正坐交脚的弥勒，有侧坐倚足的弥陀，更有举手歪头或拱手俯身的释迦说法，各式各样，变化万千，为其他窟室所少见。各小佛所坐莲花，下有莲枝联接。如此，使得整个窟室的大小造像，变化万千，使人产生一种丰盛和谐的生动感。早在唐代，雕刻者就已经知道运用这种巧妙的手法作为吸引观众的宣传性艺术形式，不禁使人敬佩。

敬善寺造像不仅是在布局形式上具有巧妙的艺术手法，即雕刻造型也是很为出色的，就拿窟门外的一对武士和一对侍从菩萨像来说，两者虽然都属圆雕形式，各高约2米，但这两种造像所应具有的心态和精神面貌则一刚一柔，对于力士的刻划，作者希图于肌肉的夸张中求得力量的表现，侍从菩萨像，亦极尽婀娜之致，从动态上更可以看出一种动人的窈窕风姿。

龙门石窟由于是石灰岩，窟中雕像易于遭受风雨的侵蚀以致石面变色，使造像受到损害，特别对于摄影工作很有阻碍，因石

面色调不一，使得造像的照片效果不良，甚至显得污秽，不堪一看，这对于想利用图片以辅助文字说明真相是很不利的。

敬善寺雕像由于上述原因，即难以摄入雕像的较好的照片，以致有宾阳北洞中的菩萨像，不得已只好用线画来代替。在敬善寺窟壁，雕有一“优填王”（释迦佛的信徒）龕像，雕法别致，有类古埃及雕像，富有装饰性的造型。在龙门初唐时期的雕像中，是一件别具风格的艺术很强的作品。

龙门西山除奉先寺外，其他中型唐窟雕像

属于唐代的窟龕，在龙门西山北段，即在北朝窟莲花洞以北，除上述潜溪寺等四窟室之外，还有摩崖三佛、双洞、万佛洞、清明寺、惠简洞和老龙洞等六个窟龕，南段，即莲花洞以南，有“破洞”、奉先寺摩崖大龕、净土堂和极南洞等三窟一龕。除奉先寺造像应单独论述，其余九窟的造像同为初唐时期的作品，（就各窟室造像的造型风格说，北段的惠简洞和南段的南极洞似可作为代表），现分述于后。

所谓摩崖三佛，是就崖壁开龕雕出以弥勒为主的三尊坐佛（三世佛），位于敬善寺以南的高崖上，龕面宽约6米，佛像高约5米，三佛中仅中央坐佛有左右胁侍，但因工程未完即中止，以致有的雕像仅仅雕出个大样，细部轮廓尚未及雕出，如三佛右侧一佛和胁侍像，正可为今天从事石雕工作者的参考，而只是由于时代较早，佛像的比例多不匀称。

双洞在龙门西山窟群中亦称第七、第八窟，因两窟并列故称。窟中雕像正龕雕出五尊像，左右壁雕为立佛、菩萨、神王、力士等，第八窟除整龕雕出五尊像以外，左右壁满雕小千佛，因此有“千佛寺”之称。两窟都有武则天时代的造像题记。造像也多比例不称，

万佛洞因窟壁雕出一万五千躯小佛像而得名，又因有沙门智运于高宗永隆元年（680）为天皇天后（唐高宗与武则天）造像题记，因而万佛洞又名“智运洞”或“永隆洞”。此窟窟壁虽雕

小佛，但正壁仍雕有五尊像，并在这些像之上，雕出莲座菩萨五十四躯（前述敬善寺窟也有同类的雕像）。左右壁在小万佛的下层，雕出伎乐舞人十二，乐伎弹奏着不同的乐器，舞伎裙带飘举，神态宛然，在龙门唐雕中，应属上乘。

清明寺因窟内正壁佛脚下雕有一对蹲狮，又称“跪狮洞”或“双狮洞”。又因窟门雕有五层舍利塔，也称“塔洞”。有武则天时代题记三处，唐高宗仪凤三年（678）题记一处。造像风格与万佛洞同样由于是初唐制作，因此多显得形象较为拙朴。

惠简洞也是龙门西山北段雕像较好的一处，是长安法海寺僧惠简特为皇后武则天开凿的一个窟室，故有“小奉先寺”之称。窟的规模并不大，前壁已塌去，窟门外楣仍有窟楣飞天纹饰残迹可见，窟内雕出五尊像，正壁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侧立于左右壁。中央坐佛有人猜测是象征未来女皇帝武则天，故雕为倚坐式的弥勒佛，从全窟造像的风格看，惠简洞的雕像要高出于上述各窟。中央主佛的脸型很接近奉先寺大佛，表现出一种深沉微笑的含蓄神态；尤以两躯胁侍菩萨，头部虽已毁失，而全身躯的比例和裙带衣纹都显得特别均匀流畅，富有非常和谐的韵律。更为优异的是右壁胁侍菩萨扬起的右手，不仅姿势优美，从手掌的柔润，手指的圆软，都表现出富有弹性的肌肉质感，好像它不是由顽石雕成，而是一只充满生命活力的女性的纤手。它与上述新疆出土的佛手和麦积山牛儿堂胁侍菩萨的手是可以媲美的。

在北朝石窟莲花洞北邻，有一处由山泉涌出汇成的“老龙窝”，其上悬崖高处，开凿成一个类似天然崖洞的“老龙洞”。周壁满雕各类佛龕和小千佛，并有高宗显庆年间的造像题名。其造像风格以初唐为主，但有些龕像仍为唐代佳构。如北壁所雕五尊像龕不仅龕侧两胁侍菩萨形体优美，即龕下所雕男女供养像，也是龙门现存唐雕供养人中的出色作品。

在龙门西山南段，即莲花洞以南，属于唐代的大中型窟龕，除奉先寺之外，有“破洞”和净土堂以及极南洞等三处，所谓

破洞，是因洞门高低不平，类似天然的窑洞而得名，因此又称“破窑”。洞内造像大小佛龕罗列，其中有的颇具特色，如北壁中部雕出一处双层三佛小龕，下层为三尊倚坐像，上层则为结跏趺坐像，而这三尊坐像全身裹以犍陀罗式袈裟，雕法殊异于其他唐代雕像。就著者所知，这种样式仅见于陕西富县石泓寺6窟的一处唐龕中。

净土堂和极南洞是龙门西山最南段的两个窟室。所谓极南洞是因位于龙门西山最南端而得名，窟中雕像在龙门唐代、尤以盛唐时代的雕像中，是较为突出的一处。因为在龙门初、盛唐窟中，如拿造像整体布置和窟形结构规模以及雕像的艺术水平来说，应以龙门西山南端的“极南洞”和东山“万佛沟”中一个不知名的洞窟较有代表性。这两个洞窟都属于大中型，即比一般的中型窟要大些，其窟中雕像布置也较为整齐。

极南洞连同窟门以外的二力士共雕为十一尊像，除了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还另外雕有两个守护的神王。这是在其他唐窟（包括奉先寺）中很少见的。在雕刻的艺术性方面，以菩萨和天王最为突出，不仅身躯比例匀称，而且造型洗练，手法明快，格外显得动人。如左壁半圆雕菩萨，头足虽已残损，但身躯姿态与奉先寺、潜溪寺和惠简洞的菩萨多是直立而少变化者不同。这一处的菩萨像，身躯呈S曲线形，上身赤裸，除胸前璎珞外，仅仅斜挂着一根细长的帔带。这与敦煌佛窟中的唐塑菩萨很相类似，但在龙门唐雕菩萨像中却是不多见的。窟门外的金刚力士右手托着一块未成形的顽石（有可能是“须弥山”），重似千斤，两臂两腿和胸腹部肌肉突起，极度夸张的表现手法，虽与其他唐窟的力士有相类造型，但这尊力士的雕刻手法，毕竟是较高超的。

由于极南洞地处龙门西山最南端难以攀登的高崖上，以致一般来游龙门的观众不易发现。记得1941年我初次来龙门时，由于住此达一月之久，足迹遍于大小窟室和崖壁间。才偶然发现这

一格外出色的唐窟。为了能留得纪念，曾把其中较完好的胁侍菩萨和天王像各一躯用石膏翻模复制。因此，对于这一窟室的造像有较为深刻的认识。1979年冬路过洛阳，第四次又到龙门，在年事已高，步履艰难的情况下，对此高居悬崖的精华名作，仍不肯轻易放过。优秀杰出的艺术作品是百看不厌的，而且每多看一次，必有更深入的体会，这次重临，迫于时间短促，未得细心观赏，但确如对阔别已久知心友人一样，有着倍感亲切崇敬并留连不愿离去的心情。

关于这一处造像的年代，由于有武则天延载的题记，说明造像成于七世纪末年，这时盛唐的艺术风格已经形成。证以陵墓雕刻中顺陵的石狮的雄强而又瑰丽多彩的艺术造型，极南洞的佛、菩萨、天王以及金刚力士的造像，都是可以与前者媲美并有某些超越的，因为这里是属于人的体躯的复杂表现，比之兽类雕刻，显然是更为精致艰难得多了。

奉先寺唐代巨型雕像

龙门规模最大的奉先寺摩崖大龕，（俗称“九间房”，顾名思义，唐代当有木构廊檐式的建筑）在南北宽36米进身深40米的崖面上，雕出巨大的九尊像，《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中央坐佛（卢舍那佛）连台座背光通高17.14米，作结跏趺坐式，放在膝上的两手虽已残损，但整体姿态，安详庄重，脸型略呈扁圆，双眉修长，鼻翅细小，口唇纤美。由脸颊的饱满和口鼻轮廓的端正，匀称，表现出一个聪明、颖慧而又诚朴、温厚的中年妇女形象。由于这一富有现实性的造像的形体宏大以及头光和身光熊熊的火焰，很易于使人们受到精神感召，特别是巨像的头部微向前倾，两目俯视，形成居高临下的布局，都说明了雕像作者是为了加强对观众的感染力而精心设计的。

关于奉先寺中央大佛因为是开凿于唐高宗和皇后武则天当政时代的显亨、上元年间，并由武则天“助脂粉钱二万贯”以营造工程，更由于所雕主佛是光明普照、代表智慧的卢舍那佛，因

此有人把史书上所描述的武则天“方额广颡”的形象与大佛相联系，认为“与大卢舍那佛的形象特征几乎完全吻合”。

奉先寺的胁侍菩萨，根据造像铭记的体积尺寸，身高仅次于中央坐佛。上身满饰华丽的璎珞帔巾，头戴宝冠，脸型和表情，与中央大佛很有些相类，但又增添了一种和蔼可亲的神态。这也是雕刻作者根据内容性质的要求而精心作出的。而且由于华美的装饰以及雕刻手法的细致、洗练，更增加了菩萨这一职司足以吸引信徒的魅力。

龙门奉先寺造像是唐代佛教造像在布局中最为完美的一个典型，全部是由九尊像所组成。阵容全备，主从分明。一般的佛教龕像有三尊、五尊、七尊、九尊之分，但也有十一尊以至十三、十五、十七尊像的例外。这一龕九尊像不仅完备，在构成上也是很突出的。左右两侧边的护法天王和力士（亦称金刚）雕像，其所显示的威武姿态，与正面的佛、菩萨的温雅恬静，是完全相对比的。天王明亮的铠甲和力士雄强的肌肉，都助长了他们的威势。这四身巨像造型上的缺点，是全身躯的比例不够合度，很可能是因为形体巨大，雕刻者受到山崖地位狭小的局限，在进行雕刻时，难以退到远处去衡量全体。由于同样的原因，两个胁侍菩萨的全身躯的比例，也令人感到缺憾。但从总的效果说，这一组雕像的艺术成就仍是很杰出的。它反映了唐代封建经济的高度和出身于劳动人民中的雕刻匠师们的巨大魄力及高超的艺术才智。

在奉先寺中央大佛的台座周围，雕有很多的负荷佛座的小型力士像，他们一个个曲身怒目，表现出在重压下的吃力形状。在这些力士及上述巨型天王、力士的脚下，都踏有鬼卒（或称地神），咬牙切齿，显得更为吃力，体躯肌肉也更为扩张。这种鬼卒，在其他石窟以至墓葬俑像中的天王、力士的脚下，也是常见的。其用意在于表现天王、力士的威力。这本来是一种艺术衬托手法，使主题意义在对比之下更为突出。但这些被踏的鬼卒以及

负荷台座的力士，其所流露的怒目切齿的形象，似乎表现了不屈服于压力的反抗精神，这也可能正是封建阶级社会中被剥削压迫阶级的不平等生活的反映吧。

奉先寺九尊像的布置，约成为半个口字形，如此更能使这一组群像。的焦点，聚集于正中央的大佛，然后再由中央分散到两侧。后壁的五尊像的庄重、安详和左右两侧壁天王、力士的威武、激动，在一静一动的气氛中，适成为和谐的对照，更加强了整体的感染力，形成对立的统一体。从这种富有节奏、变化的布局上，更显示了古代巨匠们对于群像雕刻的创造才能，同时也表现出唐代佛教雕刻艺术的高度水平。

奉先寺雕像，据佛龕铭记有谓：咸亨三年（672）皇后武氏助脂粉钱二万贯，从咸亨三年四月至上元二年（675）十二月完成。但助脂粉钱之年，并非雕像开始期。据考证，奉先寺雕像是从高宗龙朔二年（662）以前就已开始了。由此到上元二年，历时约在十三年以上。

龙门西山窟室以外的唐代优异雕像

以上仅是就窟室中成组的雕像择要列举，实际上在龙门，占有两千多个窟龕的百分之七八十的唐代雕像，其中优异的作品是美不胜收的，特别是不知名的小洞小龕或雕在各窟室门外及附近石壁间的小龕像，有的高仅五、六厘米，雕刻者更能有小而弥精的创造，现仅就龙门西山所偶见的唐代优异制作记述如下：

A. 敬善寺窟门外壁的南侧，雕出小龕三个，龕下小千佛三排，在三龕中间雕有一特小的小龕，高仅5厘米，龕内立菩萨，左手执瓶，右手举起，造型优美。又窟门北侧雕为一佛二菩萨小龕，龕下雕有一排供养像，高亦五六厘米，其中有男有女，有主有从，而且有跪有立，行列整齐，形态生动。又在敬善寺和摩崖三佛龕的崖下，雕有唐代小佛龕甚多，佛、菩萨多是薄衣贴体，胸部圆满，表现出初盛唐时期的丰美形象。

B. 紧邻于摩崖三佛之南的双洞，是唐代并排的两个中小型

窟，窟内造像无甚特殊，仅南洞后壁两个小龕的佛、菩萨造像肢体细长，特别具有一种秀美的风格，显得更为婀娜多姿。在洞外不远的路边转角处，有未及雕出佛像的空龕数个，其下的一小龕，在三尊像座前雕有护法狮子，昂头作吼状，神态生动。龕旁刻有延载元年（964）的题记，可为初唐作品的明证。

C. 双洞南邻的万佛洞，是因窟壁间满雕小佛而得名，在窟外南壁雕有唐代小龕甚多，其中之一的菩萨龕，雕出立像高约10厘米，雕刻手法精美细致，从大如西瓜子的双手，可以看出女性的年龄的特点，胸部尤为丰美，惜头已失去。又在洞的北面不远处另有一小洞，其中也是雕的万佛，但体积更小，虽仅有2厘米，但仍整齐排列，精巧仿佛如牙雕。万佛洞南，崖壁间雕有一深龕，内雕立佛一躯，头手完整保存，两手都雕刻得极优美，尤以牵持衣带的左手，刻划出肌肉柔软丰满的女性美，且解剖亦极合度真实。从佛左肩挂的肩帔样式来看，颇类隋代制作，说明隋代佛像也多有此装饰。

D. 位于惠简洞以南的老龙洞，是因附近的老龙泉而得名。附近高崖之上所雕的小窟小龕，密如蜂房，大小佛菩萨像不可胜计，有唐代者，也间有北朝者，就在老龙泉的高处，有一圆形小窟，前壁已塌毁，窟内前半遍雕千佛，后半全壁面雕出飞天莲花及供养像，结构气魄宏大，全壁飞动，雕法系极薄的浅浮雕，有类剪贴形式，手法与北响堂山第七窟前壁的供养像群很相类似，可能不属于唐代而是北朝后期北齐的作品。

E. 在一些属于北朝的洞窟中，也有不少经由唐代人增雕的佛龕，如老龙洞以南的莲花洞，在窟门北侧的石壁上，雕有一处唐代小龕，龕门外并排雕出三个供养人浮雕，一男二女，都是唐代一般服装，龕楣上用阴线雕出飞天，造型古朴有致。从供养像台座上题刻的贞观二十年（646）的题记，可以辨别出龙门较早期的唐代造像的特殊风格。

在莲花洞洞门内的南壁，雕有一方北朝造像题记碑，碑上方